

# 「夜上海」的作詞者范煙橋

## 「讀人閱史」之十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夜上海 夜上海 你是個不夜城  
 華燈起 車聲響 歌舞昇平  
 只見她笑臉迎 誰知她內心苦悶  
 夜生活都爲了衣食住行  
 酒不醉人人自醉  
 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  
 曉色朦朧 倦眼惺忪  
 大家歸去 心靈兒隨著轉動的車輪  
 換一換新天地 別有一個新環境  
 回味著夜生活 如夢初醒

「金嗓子」周璇運腔使調，透過天籟般的聲音，將燈紅酒綠的都市風光，香醇濃郁的上海風情，唱成了永恆。〈夜上海〉這首歌在1947年6月號的《青春電影》上這麼記載：「茲據百代唱片公司的負責人某君談起唱片的銷路，也說逢到外地來購買唱片時，他們都異口同聲指定要周璇灌唱的影片《長相思》中的〈夜上海〉、〈黃葉舞秋風〉等片，銷路之暢，突破以前各片記錄。就是舊的，也是她占最大多數，單單她的版權收入，一年也要近兩千萬之數。」「歌仙」陳歌辛作曲，范煙橋作詞的〈夜上海〉，寫出大上海的紅粉流鶯，被周璇輕輕淺淺的唱了個完滿，任以後多少人翻唱都唱不出那種涼而不悲乍喜還憂的韻味兒。范煙橋的詞，寥寥幾筆就是一幅前緣後果的畫卷，它正顯示出范煙橋的才華橫溢。他雖是中國的舊式文人，但卻是樂於接受新鮮事物的作家。在文史研究與小說、電影、彈詞、詩歌、作詞、猜謎等雅俗新舊文學領域多有建樹。筆者根據吳江市文學協會理事徐宏慧提供的生平，參考鄭逸梅及其他資料，梳理出他跌宕起伏的一生。

范煙橋（1894—1967），名鏞，字味韶，別署含涼生、鷗夷、萬年橋、西灶、喬木、愁城俠客等。因敬慕南宋詞人姜夔，取其詩句「回首煙波第四橋」（〈過垂虹〉）中的「煙」、「橋」兩字，合而爲號。1894年7月3日，范煙橋出生於吳江同里的一個書香門第。其父親范葵



忱爲江南鄉試舉人。在其年幼時，囑其讀經書，但范煙橋不喜經文，卻愛讀母親嚴雲珍所藏的彈詞和小說。

1907年，14歲的范煙橋就讀於同川公學，成爲金松岑的學生之一。金松岑是清末四大譴責小說之一《孽海花》前六章的作者，後來他的學生曾樸，接過老師無心寫下去的小說，而暴享大名。金松岑除教古典文學外，也講解梁啟超翻譯的《十五小豪傑》、包天笑翻譯的《馨兒就學記》。范煙橋說：「因授課甚嚴，常須勤讀，故得文章奧竅。」好友鄭逸梅說：「他在同里，從耆宿金鶴望（松岑）遊，喜發表文章，和同鄉張聖瑜發行油印新聞紙，初名《元旦》，繼改《惜陰》，又擴充爲《同言》，經二三載，地方人士竟視爲輿論所寄，且改用鉛字排印，爲吳江報紙之首創。」有人考證，油印的《元旦》爲三日刊，《惜陰》是日刊，但俱佚。改名《同言報》並用鉛印，始於宣統三年（1911）5月間。由此推算，范煙橋辦油印小報《元旦》的時間當在1910年或更前一年，年齡只有16歲。

1911年，范煙橋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吳長元公立中學（蘇州草橋中學前身）。這時，同學少年，才俊雲集，有後來成爲歷史學家的顧頡剛、文學教育家的葉聖陶、畫家的吳湖帆與陳俊實、書法家的蔣吟秋、作家的鄭逸梅、小說家的江鑄（紅蕉）等。范煙橋因仰慕陳去病、柳亞子等人成立的南社，也與徐平階、張聖瑜等人在先賢袁龍復齋共創「同南社」。一個「同」字表明旨意與南社相同；另一方面表明是同里人主辦的以文會友的文學團體。一時上海、無錫、鹽城、海寧等地，大江南北入社者有500餘人，影響很大。范煙橋所辦的刊物爲《同南社社刊》，兩年後，油印改爲鉛字排印，每年一冊，直至十冊，格式也仿《南社叢刻》分錄文、詩、詞三部分。稍後，范煙橋由柳亞子介紹加入了南社。

1912年，蘇州草橋中學復課，范煙橋到蘇州繼續讀書，因學校發生學潮，校方與學生相持不下，范煙橋輟學回鄉。秋天轉入杭州之江學堂，翌年改入南京民國大學，二次革命爆發，學校遷上海，范煙橋沒有隨去，自此結束學生時代。1914年，范煙橋到吳江八坼第一小學任教，此後任八坼鄉學務委員、吳江縣勸學所勸學員、吳江縣第二高等小學歷史教員、第一女子小學國文教員等。

在此期間，他向上海《時報》副刊《餘興》投稿，得到主編包天笑的賞識，約其寫稿，范煙橋就寫了彈詞《家室飄搖記》十回，諷刺袁世凱欲做皇帝夢，這是范煙橋第一次向外投稿，並獲成功；幾乎同時，范煙橋也學寫小說，他向王西神的《小說月報》投了幾篇短篇小說，後來發表了，從此開始涉足小說領域。而繼《同言報》後，范煙橋於1921年元旦改辦《吳江報》，八開四版，始爲半月刊，後爲週刊，辦報宗旨是廣開言路，活躍思想、抨擊黑暗社會、改良社會。其間共歷時五年餘，出了231期。它是吳江縣創辦較早的報紙之一，也是一張有地方特色的報紙。

1922年范煙橋隨家遷居蘇州，同南社社務遂告停頓。在蘇州期間，他與蘇、滬、錫報界文

人密切交往。他說：「時上海報刊風起雲湧，嚴獨鶴主編《新聞報》副刊《快活林》及《紅》雜誌，周瘦鵑主編的《申報》副刊《自由談》及《半月》雜誌，畢倚虹主編的《時報》副刊《小時報》，江紅蕉主編的《新申報》副刊《小申報》，先後約余寫短篇小說及小品文。《小說叢報》、《小說世界》、《紫羅蘭》、《遊戲雜誌》、《星期》、《紅玫瑰》、《家庭》、《紅》雜誌等咸來約為撰述，日寫數千字以應。」這是范煙橋創作勃發的時期。

同年，范煙橋在蘇州與趙眠雲組織文學團體「星社」，他在〈星社感舊錄〉裡追憶當時的情景：「當民國十一年間我離開故鄉，移居吳門時，首先和趙眠雲相識。那時他正是張緒翩翩，而且在胥門開著趙義和米行，不是寒酸的書生。既然臭味相投，自然一見如故，便接連著酒食爭逐了好幾回。在七夕的那一天，他約我和鄭逸梅、顧明道、屠守拙、孫紀于諸君以及族叔君博到留園去。我和姚賡夔（蘇鳳）及舍弟菊高同去，在涵碧山莊閒談。大家覺得這一種集合很有趣味，就結成一個社。我說：『今夕是雙星渡河之辰，可以題名為星社。』星社就這樣有意無意之間誕生了。……（成立後）常作不定期的集合，所談的無非是文藝而已。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自然陸續有人來參加，我們並無成文的章則，只要大家話得投機，也就認為朋友了。」他們編《星報》，共出25期。1923年夏季，改出《星光》雜誌，三十二開本，是不定期刊物。《星光》分上下二集，約十萬言，計刊短篇小說二十四篇。上集所載的小說十二篇，作者是：范煙橋、程小青、王西神、何海鳴、袁伯崇、畢倚虹、姚賡夔、俞天憤、徐卓呆、姚民哀、王天恨、張慶霖。下集為周瘦鵑、江紅蕉、徐枕亞、程瞻廬、吳雙熱、貢少芹、許指嚴、范菊高、顧明道、范佩英、鄭逸梅、蔣吟秋。封面題簽趙眠雲，由胡亞光繪仕女。編輯者范煙橋、趙眠雲，且每篇附有作者照相和小傳，這是很別緻的。「星社」從開始的9人發展至100餘人。在星社十周年之時，《珊瑚》第8期上，范煙橋寫一紀念文：「我們星社始終能精神團結，比旁的文藝團體悠久而健全，社友們這幾年來在文藝工作上都能相當的努力」。

1926年，范煙橋去濟南助編《新魯日報》副刊《新語》。1927年回蘇州，期間斷斷續續用了三年時間，完成20餘萬字的《中國小說史》，12月由蘇州秋葉社出版，小說林書店經售，此書出版影響很大。它收羅的範圍較廣，包括戲劇、彈詞、鼓詞等講唱文學，翻譯小說，新文學與舊派小說及電影等藝術形式。范煙橋這書明顯受到他的老師金松岑的影響，因為金松岑認為：「小說實包括戲曲彈詞也。蓋戲曲與彈詞，同肇於宋元之際，而所導源，俱在小說。」

1932年范煙橋受聘到東吳大學講授小說課程。為了講課方便，他撰寫了作講義用的《民國舊派小說史略》10萬字。他把小說劃分為兩大類：一類是舊派小說，包括鴛鴦蝴蝶派、武俠小說，代表人物周瘦鵑等；一類是新派小說，即是政治小說、平民小說，代表人物魯迅等。1961年整理定稿後被魏紹昌編進《中國現代文學資料叢刊（甲種）》。同年，范煙橋與小說林書店主人葉振漠合辦《珊瑚》半月刊，范煙橋任社長和主編，自1932年7月1日至1934年6月，共出48期，由上海民智書局發行，還發行到日本、朝鮮、緬甸。書為三十二開本，封面每期只換顏



色、數字，不換圖案，但刊名《珊瑚》兩字的書法題簽，則逐期更換，如于右任、陳去病、柳亞子、金松岑、吳瞿安、胡樸安、侯疑始、葉恭綽、陳石遺、陳樹人、邵力子、鄧邦述、吳湖帆、王西神等，都曾為題簽。范煙橋在《珊瑚》的發刊詞〈不惜珊瑚持與人〉中指出：「國難未已，隱痛長在，那裏還有心緒談那不急之的文藝，這是應有的責難。可是仔細想一想，這話也未必盡然，因為救國不能專持著鐵與血，世界上有把文化來作為侵略工具的，那麼我們可以把文化來救國！但是珊瑚半月刊雖有這偉大的抱負，實際上覺得力量太微細，只好竭我們的心力，盡我們的責任……。」范煙橋《珊瑚》創刊在「九一八」事件後，刊登了〈抵抗日記〉、〈國難家仇〉、〈紀念九一八〉等抗日檄文。

1933年，范煙橋以歷年筆記整理成專集《茶煙歌》，由中孚書局出版。《茶煙歌》由章太炎、吳湖帆題字作扉頁，范煙橋的題辭是：「酒力醒；茶煙歌，四十年聞見從頭說。等閒白了少年頭，講壇口舌；文壇心血。」本書收集了范煙橋近40年的見聞，200多篇隨筆，很多人物軼事，如況周頤、石達開、翁松禪、胡雪巖、陳蛻庵、蘇曼殊、汪笑儂、畢倚虹、吳湖帆等；另有小說家言，如《孽海花》、《三笑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品花寶鑒》等；還有飲食之道和典故，如談拙政園、燕子簪、瞻園牡丹、莫干山日出諸景物，述碧螺春、雞頭米、麥芽塌餅、閩餅、狀元糕、鴨餛飩與喜蛋等。

1936年，范煙橋至上海，任明星影片公司文書科長，是他與影劇界接觸之始。1937年抗戰爆發，明星影片公司停業，范煙橋回到同里避難。1939年，他根據葉楚倫的小說《古戍寒笳記》改編為電影劇本《亂世英雄》，這是為國華影業公司所編。1940年任金星影業公司文書，那段時間他與張石川導演合作，改編電影劇本《秦淮世家》、《西廂記》、《三笑》等。其中《秦淮世家》是根據張恨水的同名小說改編，當時金星影業公司因拍攝《李香君》耗去公司資本的一大半，如果《秦淮世家》再不能賣座，公司勢必倒閉。因此范煙橋在改編劇本時，傾注了許多心力，再加上張石川的導演功力深厚，影片上映之後，賣座率超過了戰後上映影片的紀錄，連續放映了300多場，轟動一時，使瀕於倒閉的金星影業公司轉危為安。《西廂記》、《三笑》都是國華影業公司出品的，都由周璇主演。鄭逸梅說：「時金嗓子周璇參與電影工作，在古裝片《西廂記》中飾紅娘一角，『拷紅』中有一段唱詞，即由煙橋編撰，嬌喉婉轉，大有付與雪兒，玉管為之迸裂之概。且灌了唱片，因此男女青年，都能哼著幾句。」「夜深深，停了針繡，和小姐閒談，就聽說哥哥病久。我倆背了夫人到西廂問候。他說夫人恩作仇，教我喜變憂。他把門兒關了我只好走，他們心意兩相投。夫人，你能甘休便甘休，又何必苦追究……」曾經風靡一時，時至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街頭巷尾還不時飛來〈拷紅〉之歌，真可謂一曲《拷紅》傳千古也。電影除了〈拷紅〉外，還有〈月圓花好〉、〈蝶兒曲〉、〈嘲張生〉、〈團圓1〉、〈團圓2〉、〈長亭送別〉都是范煙橋作詞，周璇演唱的。《三笑》是根據程瞻廬的小說《唐祝文周四傑傳》改編，寫才子唐伯虎的風流韻事，其中以歌曲代替一部分對白，最

有名的是〈點秋香〉，由周璇、白雲、白虹演唱，以尖酸刻薄的口氣惹人笑、又討人罵，表現出范煙橋詼諧的一面。

1941年范煙橋又創作了電影劇本《無花果》，採用蘇州評彈音樂做為影片主題歌，首次大膽嘗試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此後他還寫過古裝影片《釵頭鳳》的主題歌〈籠中鳥〉。又編寫電影劇本《解語花》，由周璇主演，歌詞仍由范煙橋所寫，其中插曲〈天長地久〉最為人熟知，歌詞極長，一韻到底，分為眾人唱（周璇的聲音很突出）、與男（姚敏代男主角白雲唱）女對唱及大合唱。1947年，所撰電影劇本《陌上花開》，經洪深、吳仞之修改，由香港大中華影業公司攝製，易名《長相思》，由周璇主演。片中有〈燕燕于飛〉、〈黃葉舞秋風〉、〈花樣的年華〉、〈夜上海〉、〈星心相印〉、〈凱旋歌〉、〈童歌〉等歌曲，均為范煙橋作曲，周璇演唱。學者洪芳怡在《天涯歌女：周璇與她的歌》書中說：「這部電影中周璇的演技不算出色，影片受歡迎的關鍵在於為數眾多的歌曲之品質。歌曲內容以『夜上海』點出賣藝歌女的矛盾，描述歌女外表的光鮮、對照內心的掙扎與辛酸，貼切地映照著影片中女主角的困境，期待著告別糜爛、朝向光明的未來；用字典雅，音樂部分有著豪華的質感。」

范煙橋是擅於寫歌詞的，聽說1948年夏天江南流行兩首歌。市上賣的紙團扇一面印的是仕女風光，另一面是兩首歌中的一首：不是《四季美人》就是范煙橋作詞的《三輪車上的小姐》。歌詞是：「三輪車上的小姐真美麗，眼睛大來眉毛細，張開了小嘴笑嘻嘻，淺淺的酒窩叫人迷。在他身旁坐個怪東西，年紀倒有七十幾，胖胖的身體大肚皮，滿嘴的鬍子不整齊，一身都是血腥氣。你為什麼對他嗲聲嗲氣，她憑什麼使你那樣歡喜。這究竟是什麼道理？真叫人看了是交關惹氣。」風靡的程度，連小孩都能唱。

作家張永久在〈范煙橋的苦悶〉文中這麼說：「1949年是范煙橋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。4月27日，解放軍渡江南來，進入蘇州城，范煙橋手搖一面小彩旗，擠在歡迎的行列中，面含微笑。但是他的內心卻是疑惑的，最隱秘的深處甚至還有一絲惶恐不安，他不知道自己過慣了的那種舊式文人的閒適生活，將在新的社會裏如何延續；大地上熱火朝天的紅色浪潮，能否容得下溫家岸那個恬淡的書齋。經歷了短暫的沉靜，范煙橋還是加入了大合唱。1950年，他先後為評彈演員唐耿良寫《太平天國》，又為《新民晚報》副刊寫反映新人新事之短篇評彈與開篇。范煙橋不擅長那種『歡樂頌』式的政治抒情，便利用彈詞試圖參與到寫工農兵的行列，他把這些創作自嘲為『舊瓶裝新酒』。可是在新文學陣營的眼裏，范煙橋的『新酒』卻是一瓶壞酒，品味不純，連范煙橋自己也覺得不合時宜。而在另一方面，他的一些流落海外的舊時友人又面露疑惑：范煙橋如今握在手中的，可還是寫『夜上海』、『花好月圓』、『拷紅』的那支筆？此後他轉向歷史尋找詩意，創作的作品有《唐伯虎外傳》、《李秀成演義》、《韓世忠與梁紅玉》等。正像其友人回憶的那樣：在新文壇上，他並沒有那麼活躍，也不大參加社會活動，大部分的時間悄悄用在整理舊稿上，很少為報刊寫應景的『豆腐乾』，有時候礙於面子答應下



來，也始終難得見他交稿，編輯催稿時，他總是恭謙地彎腰應答：『實在抱歉，最近工作忙…』一臉的笑容可掬，難掩內心的苦澀。接下來，范煙橋的那隻舊瓶，更是不敢輕易再裝新酒了，直至走完他的一生。」

「文革」期間，范煙橋與周瘦鵑、程小青被列為鴛鴦蝴蝶派的「三家村」而成為批判的對象，受盡折磨和凌辱。聽說他為避免釀成更大的災禍，把他一生視為心血的所有著作，包括從1915年起五十年沒有間斷的日記、手稿、信札、書籍在園中假山洞裡付之一炬，火連續燒了三天！著作、藏書沒了，范煙橋的魂也沒了。哀莫大於心死，他從此沉默寡言，半年多後的1967年3月28日在憂鬱中因心肌梗塞病逝在蘇州寓所，終年74歲。

對於當時的喪禮，鄭逸梅這麼說：「煙橋交遊甚廣，一定素車白馬，弔客盈門，豈知不然，除家屬外，往弔者僅周瘦鵑一人，瘦鵑深歎涉世如蜀道之難，人情比秋雲之薄！實則其時株連羅織，哪裡有人敢來執紼，敢來奠觴。不久，瘦鵑被迫投井，除家屬外，弔者並一人而無之。」真是令人不勝嘔歎！

#### 延伸閱讀：

- 范煙橋（1983）。中國小說史。臺北縣：漢京文化。
- 范煙橋（1989）。茶煙歌。上海：上海書店。

